

蜀山劍俠新傳

还珠楼主 著



蜀山剑侠新传

原著 还珠楼主

批校 叶洪生

*

中国书店出版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25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300千字 印数:00001—30000

ISBN 7—80568—074—4/I.18

定价:6.00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残月唱鸡声 宝马双乘飞侠影 (1)
轻颺颺柳岸 扁舟一叶渡洪波
- 第 二 回 嵩岳斗群凶 剑气纵横寒敌胆 (45)
沧江逢绝艳 眉痕缥缈见仙山
- 第 三 回 跃马渡长溪 客馆深宵闻异事 (99)
潜身入古洞 晶门玉屋访高人
- 第 四 回 诱敌啖灵芝 叱燕嗔龙银虹独耀 (124)
痴情怜慧婢 明灯仙馆宝镜双飞
- 第 五 回 劳燕竟同飞 迢递关山浓情似酒 (194)
匡床容小憩 迷离春梦美意如云
- 第 六 回 此去合双栖 为有夙愿鸳鸯交深金石 (226)
再来成隔世 依然前生鹤侣眷属神仙
- 第 七 回 揽胜集冠裳 裙屐缤纷大江东去 (286)
深情怜故旧 烟波浩淼一雁南飞
- 第 八 回 小结全文 群丑悉歼霹雳火 (363)
情联五友 归舟同隐洞天庄

第一回

残月唱鸡声 宝马双乘飞侠影 轻颺颺柳岸 扁舟一叶渡洪波

这是一个早秋的黎明之前，天还不曾亮出轮廓，山野草际的秋虫鸣声，密集如雨；仅东方天际雾影中，稀微微现出一痕曙色。残月已下林梢，天空中虽然疏落落点缀着数十颗星光，为了宿雾尚未全收，和那欲坠未坠的残月一样，全都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轻纱；随着一片片的淡云游移，不时明灭闪动。光景渐渐昏黄，连东方天边那点曙色，都落在有无疑似之间。除却四边原野里的鸡声，此唱彼和，一阵紧一阵，好似告诉人们天快亮了以外，大地依旧是黑沉沉的，比起前半时的朗月疏星，清光遥映，反更显得幽晦沉闷，简直看不出什么亮意。（作者素擅古典骈文体，而本书则以新文艺笔法开场，极罕见。）

当地是河南偃师县城外，去县城东关约有二十余里，距离颍水西北岸，已没多远，两边俱是接连不断的田野丘垄和稻侧的水沟，只当中一条大路。河南民风勤俭，天虽未明，鸡声初唱，居民十九起身，远近乡村中已渐渐有了人声动作，有的并还隐隐约约透露出两三点微弱的灯光。大道上依旧静荡荡地，不见一条人影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远远传来一阵村犬吠声，紧跟着又是一阵极紧迫的马蹄之声。由暗影中，飞也似驶来一骑快马，马背上，好

似一前一后骑着两个少年。那马绝尘而驰，跑得极快，看去神骏非常，可是马上人一味加紧控纵，对它一点也不加顾虑。本由远处飞驰而来，眨眼到达水沟旁边，一株大白杨树之下。（镜头由远而近。采“单一观点”叙事，颇有现代小说味道。）

前面坐的一个少年，身材较高，忽然朝后低语道：“天快亮了！就是这里吧。”话未说完，也不管那马受得住受不住，倏地一勒马缰。那马受了马上人的鞭策，由二百里外赶来，正在翻蹄亮掌，忘命一般向前急驰，马上人的骑术又颇具功夫，正跑在紧急头上，那禁得这猛力一勒？当时那马前半身，连头整个高昂，人立起来，只剩两条腿，往后滑退了两步，才立在地上。马头上的汗，和马口里的热气融会着，雾一般喷将出来，周身雨淋也似；紧跟着急嘶了两声，前蹄方始放落。

马上人功力也正不弱，随着这突然起落之势，身子和钉在马背上一样，休说失惊滑跌，连往左右歪都不歪。马蹄一着地，后一少年也随声接口答应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你我各照预计行事，就此分手，嵩山再见吧！”语声甫歇，人已飞身下马。

前一少年道：“趁此路无行人之际，我打发了这畜生，再来追你。按说不久便可追上，可是今天形势也许厉害，前途难料。你不必说，我更是个熟脸，身家在此，事须慎秘，最好暂时各走各的，到了嵩山再见不迟。不必等我，免得彼此延误，转生枝节，我走了。”说罢，一拎辔头，回马便跑出半里多路，再一转侧，迳往斜刺里山肠小路上驶去，眨眨眼已无踪迹。

后一少年极目四望，已看不见前人的鞭丝身影。正待上路，忽然一阵大风过处，眼前倏地一亮。回头一看，就二人分手说话的工夫，大地已然雾散烟消，浮云尽扫，金光万道的一轮皎日，也自地平线上升起。仰视天空，青湛湛的，除却隐现青旻中几点晨星外，万里长空，一碧无际，更见不到丝毫云翳。同时远近村

落中，炊烟缕缕，摇曳飘光，农人牛马也自纷纷出动。

原来天色本也不算甚早，只为黎明前起了一阵子雾，所以天色阴暗。后来风起，晨雾一消，少年伫望征骑，又呆立了一会，自然晴空毕现了。少年方觉今日天气真好，猛又想起：昨夜虎穴飞身，此时还不能说是脱离险境，昨夜逃时，又盗了仇敌的千里名驹，如被发觉，怎肯干休？听说附近洛阳、偃师一带，到处布有敌人的党羽门徒，这些敌党全部眼生。那马骑时，因在夜间，侥幸沿途不曾被人发现，此时又被良友骑去，诱敌入迷，虽占了几层便宜，毕竟仍以早到地头为是。

念头一转，少年立往东南方去路走了下去，一会便到了颍水西北岸。正待去往渡头，忽见左侧路上转来数人，都是身材高大，貌相粗野，眉目间隐现凶悍之气，穿着也都不伦不类，腰间包裹中隐隐凸起，好似藏有兵刃、暗器之类。

少年虽出身世家，人世不深，但人极聪明，又得过名武师的传授，对江湖道上人的行径，平日也曾听师友说过。打量这伙人，决非善良之辈，弄巧就许是仇人的徒党，便把身子往侧一闪，意欲让过。

这一伙共是五人，对少年本未理会，经此一让，内中一个年约四十面有刀瘢的，见少年貌相行径不似常人，不由得侧身回顾盯了两眼。又看少年生得猿背鸢肩，英姿飒爽，脚底颇有功夫，以为少年不是土着。黎明过渡，至少也在当地留了一半日，不问是同道或是过路朋友，都不会不晓得。当地人物规矩，只一投帖，打过招呼早有传知，怎会未闻说起？看此人又明明是个会家，当下由不得心中起疑，随向同伴低语了几句，冷笑着往渡口走。

少年见状，危疑之际，未免怙恹。再看前面便是渡头，因天色刚亮，一般行客商贩俱抢头渡，渡客着实不少，船也快开。先

过去那五大汉，正往船头走下，内中两人，各用一双怪眼瞟着自己，又正在交头接耳，颇似不怀善意。情知不是好相识，如在平日，自负一身武功，也还怕；无如昨晚刚惹了一场乱子，路上良友再三告诫，说对头党徒众多，厉害非常，不得不加一番小心。暗忖船已满载，何必与之同渡？来时曾见上流头柳阴之下，有一小舟，何不去往那里觅船另渡，省得和昨日一样惹事呕气？念头一转，便把脚步止住。

船家本因客已上完，急于开走；再见少年不似要过渡的神气，将篙一点，船便离岸。少年遥觑五大汉，面带疑诧之容，互相交头接耳，越料不怀好意；当下故作不知，依然徐步前行；等船走远，忙由近侧树林中绕出，往上流头走去。

到后一看，那船是只小渔舟，停在一株柳阴之下；柔条毵毵，低可拂水。树侧低泊舟处，有一片小空地，遍地杂草、野麻之类，高几及肩。孤舟斜横，空无一人；水面又宽，无法飞越。少年方悔适才平白小心过甚，引起歹人疑念，并还错过渡头；等他回头，不知要候到几时？适才又见船到中途，五大汉曾向船人耳语，分明踪迹已露；便回来得快，还须防他暗算；来路又无人家，不知渔人何往，家住何处？

心正愁急无计，忽听头上叭的一声。少年疑有变故发生，忙往左侧闪避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两小团泥块。不知何故，会在空中互撞击成粉碎？沙土四下飞溅，雨雹也似散落下来，却不见半个人影。心中奇怪，正在四下巡视，观察来历。忽听头上有人喝道：“俺爹走时，不叫你惹事；这客人又没见他怎的，为何与他作闹？”

少年寻声注视，原来高柳之上，卧着一个短衣赤足、年约十五六岁的小孩。那株柳树，粗约四五抱，高约五丈，枝条甚是繁茂。小孩用高枝上面柔条，结了两个圈儿，分套头脚；身体笔

直，横卧其中，秋千也似将人悬起。离地既高，又有繁枝密条遮阴；少年初到，只顾寻觅渡船，所以不曾发现。

行家眼里，一看便知是轻功中的“仙人担”，(仙人担。)并还加上劲功中“铁板桥”的身法。最难得的是用这么细纤柔弱的柳条将人悬起，不特身子笔挺，竟能侧转头来，朝着对崖大声数说。不是软硬功夫有了极深根柢，怎能到此境地！少年心中惊奇，方欲开口询问，同时猛又听着对崖另一小孩接口道：“哥哥，俺疑心他是昨晚那位老人家说的那话儿，怕要捣鬼呢，特意试他一试，如今知道是看错了。俺爹回来，不要告诉，省俺挨骂。”

少年再循声一看，原来离岸两丈远近，有一土崖；崖前也是草树丛生，另外立着三四块石头。知道当地穴洞而居的人家很多，这两小孩既在这里，必与那船有关；就使不是他所有，也可以托他们领寻船主。心念才动，便见一条小人影子，由一块七六尺高的天然石山后窜将起来。身法甚快，只一两纵，便到树下；紧接着又听呼的一声，柳影微闪处，树上小孩也自飞落。

少年见两小兄弟俱似得过高明传授，本就爱才，又当事急用人之际，说话甚是谦和，没等两小兄弟说话，便先笑问道：“二位弟台，年纪轻轻，竟有这好武功，请问贵姓？”

小的一个方要开口，给大的一个止住，抢先答到：“俺兄弟二人，一叫何成，一叫何玉。客人你只夸讲俺，你的功夫也不错呀！你贵姓？”

两下这一对面，少年更看出何氏兄弟，二目神光饱满，面有英悍之气，与寻常顽童迥乎不同，越发添了喜爱。听问贵姓，不知不觉脱口答道：“我叫孙同康，哪有什么功夫？”话才脱口，猛想起昨遇敌人，尚且未露行藏，如今尚在敌人势力圈内，怎倒对两个初会小孩，吐出真名？话出如风，无法再改，方悔粗心大意。(由问答中带出姓名，正是“穿针引线法”之妙。)

哪知何氏兄弟，早在他未来之前，看出一点形迹，本就惺惺相惜。少年人多喜奉承，孙同康人既谦和，又恭维二小的武功，越发心喜；再听说出名姓，何玉忙抢道：“你不必客气，俺弟兄当你由渡头绕到这里来时，早看出几分了。实不相瞒，俺刚才发那泥丸，并不是打你；不过看你来路、身法那快，武功必好，想试试你眼力。俺哥看错，当我有心寻事，也发泥丸将它打落。不想你人真好，一点也不小看人。你适才东张西望，可是想借这船渡你过去吗？”

孙同康还未答话，何成接口拦道：“你怎又多事，忘记爹爹走时所说的话么？”

何玉把怪眼一翻，答道：“哥哥你怕多事么？你怕，俺不怕，何况还有那位老人家，他喜欢俺，肯帮忙呢。”同时，又朝乃兄使一个眼色，将小嘴往树侧一努。

何成似未理会，正色答道：“孙客人，这只小船实是俺家的，俺爹虽不在家，俺弟兄均知一点水性，也能作主。送你过渡不难，只为俺看你来时，在往渡口的路上，好似犯了人家规矩；再不，便是这伙人要和你作对。俺弟兄也非怕事，无奈俺爹隐居在此，本就有恶人想寻俺爹晦气，如何再和地头蛇作对？”

“照说不能渡你，一则你这人很好；二则俺爹不在家，俺兄弟年轻，有点推托。这都不说，俺们还有一位大靠山，有了他在，什么大乱子也不怕。可惜他老人家原说今早来的，天还没亮，俺便守在这大树上；直到如今，还不见这位老人家的影子。也许有什么事耽延未来，你又非赶紧过去不可；否则等有人来打了招呼，就更不好办了。”

说时，何玉已把缆索解下，催道：“哥哥，有什么话，上船再说吧！”

孙同康本就心急，再听两小兄弟语气，越发惊疑。料知不是

善地，再迟必有敌党寻来；便是这两小孩也非寻常，敌党情形必有知闻。觉着越早开船越妙，且到船上，再行探询。闻言不等招呼，口称多谢，脚一点，便往船头上纵去。那渔船本来甚小，少年虽有一身好武功，水面上事却从未弄惯；又当心虚情急之际，落脚稍重；何氏兄弟恰在此时，连索带人一齐纵落。如非何氏弟兄是会家，几乎将船侧转。就这样，还晃了两晃，才把势子稳住。

船本随波荡去，孙同康立在船头上，见何成正持桨要划，忽听答的一声响，猛又觉脸上中了一下重的。一摸，乃是一滴水点，不知怎会打的生疼？再定睛一查看，由岸侧丛草里落下一根细长柳枝，正搭向船头之上，那船便不再顺流下淌。

时当汛期，水涨流急，只见船头上激起来的浪花，滚滚翻翻，顺两舷两侧往前驶去；那船却似定在逆流之上，便不再动。仓促之间，没看出是何原由。又见何成，放了木桨，停手欲起；心方觉异，正想问话，忽见何玉笑嘻嘻朝着岸上说道：“你老人家甚时来的？俺弟兄守了一早，怎未看见？来了不露面，不放船走则甚？”

话未说完，便听岸上有一老人声口答道：“呸！你这个小鬼头，我还没有给你找到师父呢，先就说鬼话；你后来真没看见我么？你哥虽没见我，后来你和他做鬼脸，已然知道，还要装腔，以为拿顶高帽子给我戴戴，就没事了么？我昨晚为他找人，忙了半夜，就这样酬谢我么？”

“你两弟兄，一个都不是什么好玩意。借船这小鬼，越发可恶；既敢惹事，就该有胆子；也不想，怎么来的！寻人借船，原不妨事，就没生着好眼睛，等主人上去，再上也不迟，冒冒失失往上便跳。我从放完了人家的马，就来此地，想钓两条鱼来下酒；好容易有鱼上钩，吃他惊跑，如何能与干休？快对他说，他

急我不急，快快赔还我老头子一尾金色鲤鱼，就放这船走，不然你想！”

孙同康循声注视，见发话那人是个矮老头儿，站在岸侧丛草里面；手持一根丈许长的柳条，枝梢一端搭向船头。那么柔细柳枝，竟和钢钩也似，将船搭住；一任洪波急流冲射，不曾移动分毫。估量适才脸上挨那一下水点，也是此老所为，不禁大为骇异。情知遇见异人，因忖口气，除似有点讹人外，不像是有恶意，也不像是仇敌一党。暗觑何氏弟兄，眼望着自己，微笑不言；匆迫之中，只顾脱身，也未详审对方语意，忙接口答道：“我实是忙着上路，无心之过，老人家不要见怪。鱼我设法赔还，我用银子折价如何？”

话才出口，老头子已由草里走出，手中柳条一带，船便傍岸，老头也款步走上船去。这一对面，孙同康见老头，穿着一件半长的黄葛布短衫，足登一双旧麻鞋，手仍拿着那根柳条；身材奇矮，人也又瘦又干，清疏疏一部花白胡须，眯着一双小眼，看不出一点异处。（嵩山二矮中追云叟白谷逸出场。）柳条一去，那船立时顺流淌去。

何玉抢过双桨，微一拨划，船便横过，直指对岸，乱流而渡。孙同康早从身畔取出三两多散碎银子，未及开口，何玉侧顾笑道：“昨晚俺便给你老钓了两条鲤鱼，足够斤多重一条；再有孙客人送你的钱，足够你老人家一醉了吧？”

老头把小眼一瞪道：“小鬼知道什么，我还替人取包子呢！能剩多少？”

孙同康方想：人称自己矮昆仑，已是够矮的了，那老头竟比自己还矮，真乃少见。及听出老头意似嫌少，暗忖江湖上异人甚多，何不做个十足人情，随口接道：“老人家如不够买醉，银子还有，只不叫我赔鱼好了。”

老头怒道：“你当我用柳枝钓鱼，是讹你么？适才眼看钓上，被你惊走，却是不赔不行。不信，我先钓一尾，给你这不开眼的娃儿见识见识。”口说着话，手中柳条往水面一搭；跟着手往上一扬，便有一条长约三尺的黄鳝，随手扬起，悬在空中，不住腾跃，乱挣乱进，兀自不能脱身。

何玉笑道：“老人家，你钓错了，是条黄鳝。”

老头道：“我只叫这厮开开眼，我生平最讨厌和蛇一样的东西，谁耐烦吃它！你钓那两条鱼，留给你娘吃吧，我不要。前日所说那老友，本已多年不见，昨晚竟会无心相遇；他虽比我还穷，偏有两个好徒弟供他吃喝，酒吃多少，也有人会钞。我要走了。”说时，手早捞起，只一甩，便将黄鳝甩落，那做钓竿的柳条也随手扔掉。

孙同康见这一老一小，都是那么瘦小枯干，生相丑怪，神情言动无不滑稽，暗中好笑，早想问姓名来历，偏插不进口去。虽听出老头有了行意，因船已行至中流，水深浪急，其势万无回舟之理。正以为老头也是渡往南岸，再行上路，没有在意。何玉一听老头要走，忙把手中双桨朝乃兄一抛，紧跟着，身形微纵，已到船头，同时口中急喊道：“老人家，你答应的事呢？”

老头回头笑道：“这老花子，自从前些年收了一个姓杨的徒弟，不争气，去往凝碧崖现眼以后，觉着丢人，已然向我服输；改了脾气，不要你这样淘气小孩子。”（老花子是指穷神凌浑，杨指杨成志。事见《蜀山》本传。）头两句话才出口，人早由船头上往前一迈步，走向水上，人也没往下沉落。那么大的波浪，竟自从从容容踏着水波，如走平地一般，往来路西北岸横渡过去。

孙同康见状，大为惊异，忙喊：“老前辈，请暂留贵步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！何玉一把未将老头揪住，见人已离船，踏波而去，越发情急，口中急喊：“你老人家，说了不算，那是不行！”声随人起，脚登船舷，双手合掌当胸，朝前面略微一伸；身子朝

前一探，一个“鱼鹰入水”的姿式，便全身刺入洪波之内。

夏汛期中，水色甚清。何玉年纪只十二三岁，人又生得瘦小，刺向水内，声息全无；水性极高，整个身子没向水面三尺以下。只见身子微一屈伸，双手往外一分，双足一蹬，立即窜出老远，身法甚为灵妙。隔水望去，活似一条人鱼，在水面下乱流急驶，好看已极。老头仍在水面上缓步从容，并看不出怎样快法，何玉偏赶他不上，相差老是尺把远近。

这一老一小，晃眼到达北岸，仍是老头先上岸；紧跟着，何玉也由水里冒起，箭一般往上窜去。老头也没理他，迳自往上流头坡岸间走去。何玉也不再发话，随在后面，朝前急赶；一前一后，刹那间已走入丛树之中，没了影子。孙同康不禁看得呆了！

人去以后，想起真个糊涂该死，先前明已看出老头是位隐迹风尘的异人奇士，结局仍是失之交臂。正在越想越悔惜，忽听何成笑道：“快拢岸了！我看你从外乡来此，前行路径知道么？”

孙同康闻言，猛想起老头固是异人；何氏弟兄，休看年幼，也非常流。他既与老头相识，想必知道来历。先不回答，转问道：“弟台与适间那位老前辈，相交多年了吧？”

何成笑道：“我弟兄也只相识得三日，问他姓名不说，要俺们叫他矮子。俺弟兄不敢无礼，只称呼他老人家。他脾气古怪极了，却爱俺玉弟，说要替他找个好师父。俺天没亮便藏在树上等他，那知他来了好一会，就在树底下，会没看见；还是玉弟眼快，一到便自看出。本心是想请他助你一膀，所以初见时那等说法。玉弟使眼色，俺只做不知，仍给看破。看老人家对你，好似有点意思，但拿不准；他如不愿管的事，任你怎样求他，也是无用。俺知道的，也只这一点。于今你要上那儿去呢？可否说与俺听？”

孙同康见何成意甚诚恳，料知无他，便说明自己要去嵩山寻

人，大小两路俱已听朋友仔细说明；只是适间往渡头路上所遇五人，似非善类，不知此行有无波折？又问何成，走那条路好？

何成道：“这样问法才对！其实你的事不说，俺也猜出几分；好些话都不便由我口里说出。此行你走对头谷口小径，较为稳妥；不过你的对头实在厉害。你走到谷口那一带，如有什么事发生，自觉不可力敌时，那里俺弟兄常去采药，有两三处隐秘所在，足可藏伏。你只今日能赶到嵩山双松坪，或是云林寺，就不怕了。俺早防到此，上岸的地方，便是入山小径的起点，以免前半截在田垄间跑，被人发现。”随将孙同康前说途径，略为指点改正。

船已到岸，孙同康自是感谢心喜，一面殷殷执手，订约话别；又以何家打鱼为生，必甚寒苦，欲取包中银两相赠。

何成低声推谢道：“孙大哥，休看俺家打鱼为生，那是没法子的事，银钱并不短用；再说不久也快好了，以后相见日长。承你不弃，当俺好朋友看待，不是俗人眼睛，请你不要这样。过几天俺弟兄还要找你去呢。”

孙同康不好说明所去之处外人不能前往，随口应诺。本还想请何成将银收下，嗣见何成面色已然不快，只得罢了。心中本甚喜爱这两小弟兄，经此一谈，越觉对方不特武功、水性过人，便是谈吐神情也迥异寻常；极想结纳，就便日后访问那矮异人的行踪。无如时延势危，不敢多留；没奈何只得致了谢词，作别起身。才一上岸，何成把手一推，便将船拨转，仍和先前一样倒划过去。

孙同康从来未去过嵩山，所行又是山僻小径，崎岖曲折甚是难行。尤其前半望山亭、两路口等地，歧径四出，不易辨认；一个不巧走入歧道，急切间休想出来。总算运气，所遇何氏弟兄是名父之子，不特本领高强，嵩山更是常游之所，路径极熟，指点

清晰；否则这样山径，并无人家可以询问；仅凭几处山石林木之类充作标记，一个疏忽，便落网中了。

孙同康虽因昨晚所遭，和良友再三告诫，有了戒心；毕竟年轻胆壮，自恃武功机警，一点也不心慌害怕。初上路时，见远近田陇，到处有人往来操作，还不肯快跑，仍和常人走路一样，从容前行。直到走出三数里，上了入山路径，农家田舍被山石林木遮蔽，在远方消失，方始施展轻功，加急往前飞驰。经此一来，自然又耽延了好些时候。

在盗党这一面，因昨夜孙同康伤人逃走，并将他最心爱的千里马盗去，急怒攻心，恨如切骨，必欲擒回，致之于死；当时便发下羽令传牌，侦骑四出。敌党众多，邻近千百里内，爪牙密布。

那传牌共有两种，内中一种，是根小竹牌，长约两寸，烙有火印，和水筹相似；非遇极紧要的事，从不轻发。一经发出，无论擒杀敌人，或办什么事，非成功不可；否则过了所限日期，奉命行事者和当地主持徒党，均有严重处分。可是并不算完，一拨不行，又派一拨。甚或头领夫妻亲自出马，迟早如了心愿，才将此牌请回。传递之法，尤为神速巧妙，不消一日半工夫，便远布千里以外；（想必是飞鸽传书。）逃人除是飞仙剑侠一流，休想逃出网罗，毒辣已极。如非另有高人暗中愚弄作梗，上来便错了方向，引上歧路，逃人早已被擒回去了。

其实孙同康所遇五大汉，虽也是敌党中的健者，但均另有去处，无心巧值；就与同渡，只要不现出形迹，即使被看出是个会家，至多借词探询几句，照孙同康的极智也必能应付得过，并不妨事。偏因初经奇险之余，有良友先入之言为主，又看出对方不是善类，无端让路改渡，于是引起疑心。

幸而这五人，此时尚未得到发下传牌的信息，规条又严，如

在境内发现可疑人物，在没有看出来人心意以前，不许无故生事；加以自恃太甚，以为对方一个初出道的嫩娃，还能有什么伎俩？到处都有同党，颍水两岸更有好几个高手，不生事是他运气，如要生事，岂非自寻死路！自身有约会，忙着上路，理他则甚？一时大意，见船已开，在舟中略为谈说；讥嘲了几句，就此放过。如在平日，早令舟子回船，跟踪上岸查探。再停片时，盗首便自省悟，心疑逃人故布疑阵，将各路紧急传牌一齐发下，这五人必然得信追截。就勉强渡过颍水，也早被敌人追上了。

孙同康哪知厉害？沿途留心，不见五大汉的踪迹，往来均是安善农商，并无敌党追赶；末了再走上僻山小径，心越放定。他脚程本快，走到中午便行抵领头，那是去嵩山必由之路。再行三十里，便入谷口山峡。正顺着半领上一条山路，朝前疾走，猛一眼瞥见，前面不远一株大树，底下卧倒一人。

近前一看，那人身材甚是瘦小，穿着破旧，足登一双麻鞋，却是新的；在树阴之下朝天仰卧，身侧放着一根柳枝，却将所穿旧葛布衫前摆撩起，盖住头脸，（有关节。）露出一排又瘦又干的胸肋骨，穷得连件小褂都没有。知道由此去嵩山，尚有一百多里路，常人脚程，不问是来路是去路，半日光阴决赶不到当地。这穷汉必从远处连夜奔驰而来，想是行抵此间，疲劳已极，倒卧在此；又恐蚊蝇飞虫烦扰，故用前摆将头盖住。似这样顾头不顾身，却也可笑。

因见那人瘦弱穷苦，意欲唤醒周济；及听得鼾声震耳，知他困极，自己又急于当日赶到嵩山，去应友人之约。孙同康便由囊中取出几两银子，放在穷汉平摊的右手之上；又恐别人走过发现，偷取了去，便将他衣襟拉出，搭向上面；再寻一小石块，压在一角，以防风吹现出。匆匆弄好，仍旧前行。往前走了几步，猛觉脚底一绊，其硬如铁，脚骨绊得生疼。去势太急，忙中收不

住势，直窜出去丈许远近，几乎跌倒。

孙同康曾得名家传授，身手轻灵，又练就极好目力。所经均是平坦途径，并无树根石块之类阻碍，这一绊又在腿际，真似有什么东西，或有功夫人的腿脚，等自己过耐，冷不防由横里突伸过来绊这一下；否则走势甚猛，如是现成树根石块，早被毁折，踢飞起来。料知有人暗算，不禁大骇，赶忙纵向一旁，定睛四望。除来路相隔已有两丈的大树之下所卧穷汉仍是原样熟睡，绝对不像敌人外；余者不论人兽蛇虫，俱无踪迹，平坦空旷，亦无异兆。适才虽被绊窜出去老远，应变颇速，动作甚快，不问那东西是人非人，断无不见形影之理。又仔细查看了一下，终无迹兆可寻；只得戒备着，重又加急前行。

等到走出里许，孙同康越想越觉事有蹊跷：凭自己目力、武功，就是黑夜，前路有什么阻碍，也能看见，何况白天！想来想去，只有树下穷汉相隔最近，或者是他所弄狡狴。但是自己初次出道，此人素昧平生，并无仇怨；要是敌党，又决无只绊这一下就此拉倒之理。再者，当时应变甚速，足才立定，便即回身查看，明见此人酣卧树下，原样未动。真要是此人暗算，这一绊一踢有好几百斤力量，连自己脚尖和腿腕等处都被撞得生疼，寻常脚腿固禁不起，非折必伤；就算对方一个会家，初次相遇不曾交手，即使看出自己是个能手，也想不到会练过金家“飞鹰十七式铁手脚”的独门秘传功夫。（铁手脚）怎会撞上之后，若无其事？边想边走，实想不出是何原因。

一会，又觉那人所着衣履，和身材的矮小干枯，想起颍水借渡时，所遇用柳条钓鱼，末后踏波而渡的矮老头，颇与相似；只可惜头脸被衣服蒙住，不曾看出。不禁心中一动，疑是先遇异人，故意相戏。所经恰是一条岭脊，再往前行不远，便入山峡。细寻路望去，适才所经山麓，林木无多，天气清明，一眼望出老远。